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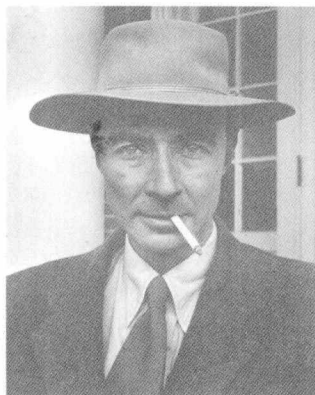


American Prometheus

奥本海默传

“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

[美国]凯·伯德 马丁·J.舍温 著 李霞垌 华夏 裔祖 译



American Prometheus

奥本海默传

“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

[美国]凯·伯德 马丁·J.舍温 著
李霄垌 华夏 裔祖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本海默传 / (美) 伯德 (Bird, K.), (美) 舍温 (Sherwin, M. J.) 著; 李霄垆, 华夏, 裔祖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12

书名原文: American Prometheus

ISBN 978-7-5447-1000-8

I. 奥… II. ①伯… ②舍… ③李… ④华… ⑤裔… III. 奥本海默, J. R. (1904 ~ 1967)—传记 IV. K837.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4651 号

American Prometheus by Kai Bird and Martin J. Sherwin
Copyright © 2005 by Kai Bird and Martin J. Sherwi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126号

书 名 奥本海默传——“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
作 者 [美国]凯·伯德 马丁·J. 舍温
译 者 李霄垆 华夏 裔祖
责任编辑 陈 锐
原文出版 Alfred A. Knopf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25
插 页 16
字 数 378千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000-8
定 价 3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苏珊·戈德马克和苏珊·舍温
并以此纪念安古斯·卡梅伦和琼·迈耶

现代版的普罗米修斯再次奇袭奥林匹斯山,为人类带回了宙斯的雷电之火。

——《科学月刊》,1945年9月

普罗米修斯偷来了火种,把它送给了人类。当宙斯得知此事后,他命令火神赫菲斯托斯把普罗米修斯的身体钉在高加索山上。于是,普罗米修斯在山上被缚了许许多多年。每一天都会有二只神鹰扑向他,啄食他的肝脏,而每一夜他的肝脏都会新生出来。

——阿波罗多罗斯:《书库》,第1卷第7部,
公元前2世纪

前 言

1953年圣诞节的前四天，奥本海默的生活——他的事业，他的声望，甚至他的自信心——突然失控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他坐在车里慨叹着，两眼瞪着车窗外面。汽车正带着他向他的律师在华盛顿特区乔治城的住所飞奔。一旦到达那里，他就得在数小时内做出命运攸关的抉择：他应当从政府顾问的位置上辞职，还是反击那封信里对他的指控？信是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突然交给他的。这封信通知他，有关部门重新审查过他的过去和他给政府提供的政策咨询，他被认定有安全嫌疑，信上罗列了三十四条罪状，既包括可笑的指控，也包括政治性的罪状。例如“有人报称，你被列入1940年‘中国人的朋友’资助者名单上”；“1949年秋及以后，你曾坚决反对研发氢弹”；等等。

事有蹊跷，自从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以来，奥本海默就一直有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感到某种霉运正要降临到自己头上。几年前，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他已在美国社会里地位显赫，是他同代人里德高望重、万众瞩目的科学家和公共政策顾问——他甚至上过《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封面。这期间，他读过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丛林中的野兽》。奥本海默对小说中一直折磨着主人公的忧心忡忡的情绪深感震惊。小说里的主人公被一个不祥之兆困扰着，他“心里一直被一件怪事缠绕着，这事情可能大得不得了，可能十分可怕，而且迟早会发生”。不管这是件什么事，他知

道这事会“吞没”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反共势力的日渐增长，奥本海默渐渐看出来了，那个“丛林中的野兽”正在等着他。他被国会清共调查委员会传讯，美国联邦调查局窃听了他家和办公室的电话，有关媒体报道了他的政治历史和政策意见，随即这些变成了恶意的谣传。凡此种种，使他感觉自己成了被追赶的猎物。20世纪30年代期间，他在美国的伯克利参与过左翼活动。二战之后，他坚决反对空军使用核武器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的计划——他称这项计划是种族灭绝计划。他的这些行为激怒了华盛顿内部许多权势人物，其中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和刘易斯·斯特劳斯。

那天晚上，在乔治城赫伯特·马克斯夫妇的家里，他对自己何去何从考虑良久。赫伯特不仅是他的律师，也是他的挚友。赫伯特的妻子安妮·威尔逊·马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给他当过秘书。那天晚上，安妮所看到的奥本海默几乎“濒临绝望的边缘”。然而，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奥本海默最后决定，不管麻烦有多大，他决不能对这项指控听之任之。他的这一决定既是信念使然，也有破罐子破摔的色彩。于是，在赫伯特的指导下，他起草了一封致“亲爱的刘易斯”的亲笔信。奥本海默在信中说，斯特劳斯是在怂恿他辞职。“你认为，我请求（原子能）委员会中止我的顾问合同，也许是个皆大欢喜之举，因为那样就会蒙混过关……”奥本海默接着写道，他认真考虑过这个选择，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就等于说我同意了自己不适合为政府服务的看法，而我到现在已经干了差不多十二年。我不能这样做。如果我果真不称职，那么我就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工作这么长时间，也当不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主管，也不会众多场合代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学科发言”。

深夜时分，罗伯特身心疲惫，绝望至极。他喝了几杯饮料，上楼进了客人房间。几分钟后，赫伯特的妻子安妮和罗伯特的妻子基蒂——罗伯特的妻子跟他一起来到了华盛顿——听到“可怕的坠地声”。她们冲上楼去，发现卧室里没人，但卫生间的门紧闭着。安妮说：“我推不开门，罗伯特也不应声。”

奥本海默瘫倒在卫生间里，神志不清，身体抵住了卫生间的门。众人一点点把门推开，把昏迷的罗伯特挤到了一边。安妮回忆道，罗伯特醒来之后，“他喃喃自语”。他说他吃了一片基蒂的安眠药。“别让他睡觉。”医生在电话里嘱咐他们。于是在医生到来之前，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架着罗伯特走来走去，劝他喝下几口咖啡。

罗伯特的“野兽”向他发起了攻击，那场将要结束公共服务生涯的考验开始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考验的结果不仅提高了他的声望，也保住了他的遗产。

罗伯特从纽约市走向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道路——从无名之辈到声名显赫——使他得以参与许多领域里的重大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这些领域包括 20 世纪的科学、社会正义、战争和冷战。他的向导是他超凡的智慧、他的父母、他的道德文化学校的老师们和他青年时期的经历。在专业上，他的发展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德国，在那里他学习了量子物理学，当时他就喜爱上了这一新兴学科，并成为其信徒。30 年代，他在美国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当他正在建设美国最大的量子物理研究中心时，他为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后果和法西斯在国外的兴起所震动，他和朋友们——许多人是志同道合者和共产党人——积极投身到争取经济正义和种族正义的斗争中来。那些年是他一生中最为开心的日子。十年之后，这些时光被用来堵住他的嘴。这提醒我们，要让我们所呼吁的民主站稳脚跟是多么不易，民主这个字眼多么需要精心的呵护。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奥本海默在 1954 年所经历的痛苦和耻辱并非罕见，但作为一个被告人，没人能和他相比。他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原子弹之父”，在战争年代，他率领科学家们为这个国家努力从大自然中夺取了可怕的太阳之火。之后，他明智地指出这种火的危险性，也指出它潜在的益处；再之后，他声色俱厉地批评核战争的建议，而这些建议正在为军方所采

纳,为学术界的战略家们所鼓吹:“如果一种文明总是把伦理认定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成分,但却除了谈论博弈论术语或防御之外对毁灭所有人的前景三缄其口,那么这样的文明又意味着什么呢?”

20世纪40年代末,美苏关系恶化,奥本海默就使用核武器的实质性问题不断提出的质疑,令华盛顿国家安全机构颇感头痛。1952年,共和党重返白宫,斯特劳斯之流主张大规模核报复的官员们开始掌权。斯特劳斯及其同伙决心封住那个人的口,他们害怕奥本海默会令人信服地挑战他们所制定的政策。

为了诋毁奥本海默的政治和专业判断能力——实际上是对他的生活和他的价值观进行诋毁,奥本海默的批评者们于1954年揭露了他性格中的许多弱点:他既野心勃勃又缺少安全感,既才华横溢又幼稚可笑,既意志坚定又胆小怕事,既以苦为乐又心存困惑。原子能委员会的人事安全听证会的笔录——《关于J. 罗伯特·奥本海默事件》——密密麻麻地记了长达一千多页,暴露了他的许多性格。然而,这份听证笔录也显示出,这个性格复杂的人从早年起就开始在自己周围铸造起一层掩盖自己情感的盔甲,他的对手很难穿透这层盔甲。本书力图挖掘隐藏在盔甲背后的神秘性格,这种性格从20世纪初罗伯特在纽约上西区的童年开始,一直伴随他到1967年去世。本书是一部非常个人化的传记。本书的研究与写作依据这样的理念:人一生中的个人经历决定了他的公共行为和他的决策(在奥本海默的案例中,甚至包括科学决策)。

本书的写作历经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从美国国内和国外的档案材料和个人回忆资料中查找了成千上万件原始记录。本书参考了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奥本海默本人的大量文件汇编,也调阅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对奥本海默进行监视留存下来的数千页记录。公职人员很少有人受到如此严密的审查。读者会“听到”联邦调查局录音并整理成文字的他

的讲话。不过,书面记录也只能道出一个人一生的部分真相,我们还采访了将近一百位奥本海默的亲朋好友和同事。许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接受过采访的人现在已经去世,但是这些人讲述的不同故事却绘成了一幅相差不大的肖像。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的肖像,他把我们带进了核时代,并且为找到一种根除核战威胁的方法坚持不懈地努力着。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因为我们仍在做着同样的努力。

奥本海默的故事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身份与核文化休戚相关。E. L. 多克特罗曾经说:“自 1945 年以来,原子弹就在我们的心里扎下了根。原子弹先是充当我们的武器,后来变成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成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我们怎能设想具有如此巨大杀伤力的东西不会在四十年之后成为我们身份的基本要素呢?我们制造出来用以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核怪物成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核文化——包括它的逻辑、理念和看法。”奥本海默自己是释放核威胁的人之一,但他却努力限制这种威胁,勇敢地站出来,试图让我们避开核弹文化的侵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是他的一项控制原子能的国际计划,这项计划就是后来的“艾奇逊—利林塔尔报告”(但实际上主要是奥本海默构思和撰写的)。这个报告是核时代唯一的理性榜样。

然而,美国国内外的冷战政治使得此项计划无法实施,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美国和其他越来越多的国家都热衷于制造核弹。冷战结束后,核毁灭的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核战争与核恐怖在 21 世纪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我们更近。

在 9·11 事件之后的岁月里,特别值得记住的是,在核时代的初期,“原子弹之父”就告诫过我们,原子弹这种武器六亲不认,它一旦出现,美国就更易成为毁灭性攻击的目标。1946 年,在一次参议院的小型内部听证会上,有人问他,“三四个人能不能把(原子)炸弹偷运进纽约市,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他明确地答道:“当然可能,能彻底摧毁纽约市。”一位参议员大为惊讶,接着问他:“如果在一个城市的某个地方藏有原子弹,你能用什么仪器把它侦

测出来？”奥本海默不无讽刺地回答：“用螺丝刀（撬开每一只木货箱或手提箱）。”唯有杜绝核武器，才是对核恐怖的有效防范措施。

没人听从奥本海默的忠告——最后他被封住了口。就像希腊那个不屈的普罗米修斯神一样——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偷来了火，送给人类——奥本海默为我们带来了原子之火。然而，当他想控制这束火时，当他竭力设法让我们明白原子之火何等可怕、何等危险的时候，当权者像宙斯一样勃然大怒，狠狠地惩罚了他。正如原子能委员会听证会里的反对者沃德·埃文斯所言，拒绝为奥本海默恢复名誉是“国家之盾上的污点”。

引子

“见鬼，我偏偏深爱着这个国家。”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67年2月25日，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六百位朋友和同事——诺贝尔奖得主、政治家、将军、科学家、诗人、小说家、作曲家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熟人——顶着东北部地区的刺骨寒风，不顾天气恶劣汇聚到一起，共同哀悼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去世，追思他的一生。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老师，他们亲切地称他“奥比”；另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于1945年成了“原子弹之父”、民族英雄、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的科学家的榜样，但人们也不无痛楚地记得，就在九年之后，新一届共和党政府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宣布他是国家安全的隐患——使罗伯特·奥本海默成为美国反共运动的头号受害者。因此，他们带着沉重的心情缅怀一位天才，他不平凡的一生有胜利的喜悦，也充满悲剧。

前来凭吊的诺贝尔奖得主有，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伊西多·I. 拉比、尤金·威格纳、朱利安·施温格、李政道和埃德温·麦克米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女儿来了，奥本海默曾是她父亲在高等研究院的上司。罗伯特·塞

培尔来了,20世纪30年代他在伯克利当过奥本海默的学生,后来是他的亲密朋友,也是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所的元老。康奈尔大学的大物理学家汉斯·贝特来了,他的研究揭示了太阳的内部活动规律。1954年,奥本海默受到迫害之后,曾在宁静的加勒比群岛的圣约翰岛盖了一座海滨度假屋,当作他们一家人的避难所,格林是他们的邻居。此时,格林和美国外交政策界的显赫人物并排坐在一起:律师兼总统常任顾问约翰·杰伊·麦克洛伊、曼哈顿工程的军方总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海军部部长保罗·尼茨、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来自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克利福德·凯斯。林登·约翰逊总统派他的科学顾问唐纳德·霍尼希代表白宫参加了追悼会。霍尼希也是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所的元老,和奥本海默一起参与了1945年7月16日进行的首次“三位一体”原子弹爆炸试验。在科学家和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中间,也能零星地看到作家和文人:诗人斯蒂芬·斯宾德、小说家约翰·欧哈拉、作曲家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和纽约市芭蕾舞团团长乔治·巴兰钦。

奥本海默的遗孀凯瑟琳·P. 奥本海默(人们都亲切地称她“基蒂”)坐在普林斯顿大学亚历山大会堂的前排参加了悼念仪式。在许多人的回忆中,这次追悼会气氛凝重,甘苦混杂。和她坐在一起的是她们的儿女:年方22岁的托尼和25岁的皮特。坐在皮特身旁的是罗伯特的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他曾是一名物理学家,他的物理职业生涯被麦卡锡主义的风暴给摧毁了。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安魂曲》的旋律回荡在会堂里。去年秋天,就是在这座会堂里,罗伯特·奥本海默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就马上喜欢上了。汉斯·贝特第一个致悼辞——他认识奥本海默已有三十多年。贝特说:“在提高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的地位方面,他的成就超过任何人……他是一个带头人……但他并不霸道,他从不命令人们做什么。他激发了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就像好主人款待客人一样……”在洛斯阿拉莫斯,在同德国人进行制造原子弹的比赛中,奥本海默领导了成千上万人,把一片荒地变成了一座实验室,把一支庞杂的科学家队伍带成了一支高效的团队。贝特和其他洛斯阿拉

莫斯的元老们深知,如果没有奥本海默,他们在新墨西哥建造的初级“玩意儿”就不可能在战争中及时完成并派上用场。

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的邻居、物理学家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第二个发言。1954年,史密斯是原子能委员会五名委员中唯一一位投票赞成为奥本海默恢复名誉的人。奥本海默经受了秘密审问的“安全听证会”。作为现场的证人,史密斯完全明白这是一场闹剧:“如果这种冤案永远得不到平反,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污点就永远不会被抹掉……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他为他的国家所作的巨大贡献得到了这般吝啬的回报……”

最后轮到乔治·凯南发言。他是一名老外交,当过大使,是美国二战后对苏扼制政策的策划人,也是奥本海默在高等研究院的长期同事和朋友。再没有什么人比奥本海默更能让凯南意识到核时代带来的巨大危险了。作为朋友,没人比奥本海默更亲密。奥本海默为凯南的成果辩护。当凯南跟美国军事化的冷战政策唱反调而沦为华盛顿的贱民时,奥本海默领导的高等研究院接纳了他。

凯南说道:“人类最近征服自然所获得的能量,已远远超出其道德力量所能掌控的限度。从来没有人像奥本海默这样不得不面对由此所产生的严酷问题。没有人比奥本海默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种不断扩大的道德和能量的比例失调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险。这种担忧从未动摇过他的信念,他坚信寻找各种形式的真理,不管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都具有很高的价值。然而,他比任何人都更热诚地渴望能够为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导致的巨大灾难尽一份力量。在这里,他想到的是整个人类的利益。作为一名美国人,并通过其所属于的这个民族共同体,他看到了实现这些愿望的巨大可能性。”

凯南接着说道:“在50年代早期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当厄运接二连三地四面八方向他扑来的时候,当他发现自己身处争议的漩涡中心的时候,我提醒他,国外有一百个科研中心欢迎他去工作,问他是否想过到国外定居。

他含着热泪回答我，‘见鬼，我偏偏深爱着这个国家。’”

罗伯特·奥本海默是个谜。作为理论物理学家，他展示出了领袖的魅力；作为美学家，他很讲究含蓄。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有关他的一生众说纷纭，有人把他的一生说成神话，有人觉得他的一生无比神秘。在像日本的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博士那样的科学家看来，奥本海默是“一个当代核物理学家悲剧的象征”；在自由主义人士看来，他是麦卡锡大清洗中最有名的牺牲品；对于他的政敌来说，他是地下共产党员，确凿无疑的骗子。

事实上，他是一个很富有人性的人，天资极高，性格却极为复杂；他出类拔萃，却又天真幼稚；他积极伸张社会正义，为政府咨询不知疲倦。他致力于让正在失控的军备竞赛悬崖勒马，因此他得罪了有权有势的高官。恰如他的朋友拉比所说，他除了“非常英明之外，还愚蠢透顶”。

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罗伯特·奥本海默身上看到了更为深刻、更令人痛苦的矛盾之处。奥本海默把毕生献给了科学与理性思考。然而，戴森认为，奥本海默决定参加研制种族灭绝的武器，就是“一种浮士德同魔鬼做的交易……当然，我们每个人仍然生活在这种交易之中……”，而且奥本海默还像浮士德一样企图跟魔鬼重新谈判交易的条件——他遭到了拒绝。他曾经率领众人致力于释放原子的能量，但是，当他想警告他的同胞们原子能的危险所在，抑制美国人对核武器的依赖时，美国政府开始怀疑他对国家的忠诚，并把他送上了审判台。他的朋友们把他的奇耻大辱与1633年另外一位科学家伽利略所受到的中世纪教会法庭的审判相提并论。还有人在这起事件中看到了丑陋的反犹影子，也使人想起19世纪90年代法国的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的冤案。

但是在这些类比中，没有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罗伯特·奥本海默本人，以及他的科学成就和他作为核时代设计师所扮演的独一无二的角色。本书要讲述的就是他的人生故事。



第一部分

